

序

吳地錄

永嘉傅君聲谷，郡庠明經也。性情敦樸，有古君子風。其嗜古若飢渴，家貧老於筆耕。近時師道廢，惟善誘後進者，咸推君。郡邑人士爭廷致其家爲名師焉。至則輒發其所藏書，盡讀之。昕夕采緝，不輟。久而所見益廣，所得多益。尤喜駢四儷六之文，摘取袁文石箋之闕誤者甚夥，爲之補正。又注燕山外史八卷，皆援據博賅，攷覈精審，其勤蓋不可及。夫士之入金門，狃玉堂，負大雅闕達之望，於以潤色鴻業，校理祕文，其遠過於君者，豈非以其過哉？而遇不遇，則固有命存焉爾。若君旣窘於命，不獲進而與賢士大夫上下其議論，退而以古人之文章，澆胸中之塊壘，不亦重可慨哉？余讀君自敘述一箕山樵著書之旨，反覆辨論，以爲有所規諷而作，其信然耶？抑山樵不自爲之注，而君獨肆力於是書，引伸觸類以證明之，豈亦有所感發而云然耶？惜甫正一編，無將伯之助，未梓藏於家。今外史注劄劂將竣，出以示余，乞一言弁諸簡首。昔左太冲作三都賦，假皇甫士安序，取重當時，譾陋如余，何足以重君？然苔岑之契，義不敢辭，爲述其梗概如此，未知有當作者之意否。己卯仲冬嘉善戴咸弼拜撰。

序

昔湯義仍先生云：情之所至，可以死，可以生，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亙古迄今，蟠天際地，凡忠孝節義，聖賢仙佛，要皆一情之證果而已。奚獨男女之悲歡離合哉？唯是造化小兒，往往幻成狡獪，而男女之悲歡離合，尤多不可思議之巧。於是供人世之文人墨士，興感淋漓，垂諸不朽，一重公案，遂爲千古情場矣。燕山外史一編，陳君蘊齋所作也。其間敘竇生愛姑事，栩栩欲活，悉以駢儷之詞寫之，流連宛轉，自成文章，殆有得之興觀羣怨之微旨歟？其事甚巧，固足以傳，而行文組織之工，戛戛乎與造化爭奇鬥勝，雖欲不傳，不可得也。憶曩時曾讀孔東塘桃花扇後序，歎其隱括全文之妙，今以此編較之，則如臚列大烹，而彼乃不過一饌之味耳。自來稗史中，求其善言情者，指難一二屈。蘊齋天才豪放，別開生面，於一氣排奐中，迴環起伏，虛實相生，稗史家無此才力，駢儷家無此結構，洵千古言情之傑作也。蘊齋介其小阮哇春示余，且囑余弁言其首。噫！余本恨人，感茲振觸，自何能已於言耶？聞之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則是編也，陳君作之，余也讀之，唯有相視莫逆已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試舉以質之哇春，當亦必曰如是如是。嘉慶辛未仲冬古橫塘螟巢居士吳展成拜手題。

序

人不可以貧富論，莫不聞其語也。而果能不論貧富者誰乎？予標燕山外史，有深感焉。李愛姑固一小家碧玉也，却能高自期許，忘其貧賤，視紈袴子弟如土苴，必俟其愛之至，情之至，癡之至，而後從焉。是則非慕其富貴，酬其愛，憐其情，惜其癡也。寶生之心，醉愛姑，直戀其貌耳。不知貌不足戀，貌衰而寵歇，惟貌而有骨，骨無衰時，斯爲真戀愛。彼寶父俗，宜不知此，忍從而沮之，貪婪無厭，復入贅宦族，倚厥冰山，鑄成大錯。蠹爾鹹商，輒思染指，宜高尚純潔之愛姑，視之蔑如矣。百折不磨，方成馨逸，出污泥而不染，所謂香遠益清，非歟？卒之貧者成命婦，貴者只堪充賤役，貞烈出白屋，驕淫多閹閱，彼僇父惡乎知之？貧而贅可羞也，富而贅尤可鄙。贅可爲而不可爲也，以瀟灑風雅之寶生，嫁於銅臭不仁之巨室，宜乎不宜。彼僇父惡乎知之？愛姑誠可愛，寶生亦不失爲一翩翩濁世佳公子也。而苟無馬子其人，終成薄倖。嗚乎！嘗論奸與俠之相去，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奸猶矢人，惟恐不傷人，俠猶函人，惟恐傷人，卽惟恐不救人於塗炭。嗚乎！太史公游俠傳，何爲而作乎？彼馬子者，何可多得乎？吾謂寶生愛姑，雖父母之可也。馮氏寶生傳，或有其人，而諱其名字，故明史及甲榜全錄俱無寶氏其人。秀水陳球字蘊齋，精於儷文，工山水，吾鄉馮南岑先

生墨香居畫識嘗稱之窮居無俚取馮傳撰成燕山外史八卷以四六演稗官可謂別開生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永嘉傅聲谷乃從而注之其書益復流傳甚廣閱者稱便傅氏尙有石箋袁文補正一書惜未見刊行第九十頁事後莫若事前審顧下各本脫去明知白髮儼在高堂豈許紅顏漫充側室四句當補首列補注今已逐段插入以省檢查是書舊有題詞未刊殊爲可惜情文倍至警句不少筆致栩栩欲活情節離奇驟合驟離未有若燕山外史者閱之開拓文境不少誰謂小說無益於學問乎惟末段未免蛇足歸隱而已矣何必復云尸解今日男女青年侈談戀愛以我觀之直無行無恥耳非古之所謂戀愛也是以有三角六角之名使竇李知之得勿絕倒乎貧者離之富且貴者內之如是而云戀愛人誰信之是明明戀富且貴也安知戀愛之眞義又安見有一戀愛於富貴之外者耶然富貴不常富而更有富者貴而更有貴者將勝戀乎其戀愛不終不待智者決矣故欲求真戀愛者當如文君之隨相如紅拂之就李靖還從貧賤中戀起風塵內自有英雄豪士肝膽相照彼汚吏奸商紈袴子弟烏知戀愛哉青年男女欲求真戀愛者盍一讀吾所標燕山外史古之所謂戀愛者如是如是當在貧賤中求之原不在富貴之中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八月南匯朱益明謹識

凡例

吳地志林

一 是編素無註釋，坊間以桃花扇後序之註，歆動予意，予不揣渺見，妄爲輯註。內有味其緣起，或根據晚出之書，有徵引紕繆，或非運用之本意者，亦所不免。至所集唐宋元明之詩句，有五言單對，及七言單對，各段中甚夥，予之註，亦僅得十之三四耳。惟願博雅君子，惠而教我。

一 寶生在幽歡中一段詞，頗淫褻，有援黃山谷綺語之說，囑山樵刪之。山樵因虛境實做，似得文家空中架疊法，不能割愛。奈人之目爲淫書者，多緣此一段媒嬭之詞，以滋訾議，予故略爲刪節，以免口實。

一 是編原有諸名人題詠，長短詩詞，凡三十餘首，體例各備，篇篇皆成珠玉。第憾限於刻資，未獲登諸梨棗，以復舊觀也。閱者諒之。

一 是編於既梓後，間復有得，卽補於本卷之尾，或誤註者，亦隨時訂正，以附於後。是註幸賴諸同人樂爲攸助，集腋成裘，但以是編見愛於同學諸公，慇懃付梓，遂勉應之。

舊例

一 史體從無以四六成文。自我作古。極知僭妄。無所逃罪。第託於稗乘。常希末減。
一 謹案正史。及有明甲榜全錄。俱無寶繩祖之名。其人殊不可考。余偶從坐客中閒談。
一 有客言之甚悉。并出馮祭酒夢楨所撰寶生傳見示。余取傳中節略。敷衍成文。聊資
談助。至於事之有無。與傳之直贗。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一 是編共計三萬一千餘言。本是長篇駢儷文字。不分卷數。閱者苦其冗長。目力不繼。
一 因是分爲八卷。聊徇閱者之意。強爲割裂。實非余之本意也。今復合爲一篇。不分卷數。
一 球在總角時。卽喜讀六朝諸體。稍長。於本朝諸四六家。尤所研究。鄙作間有活剝舊
句。非敢有意剽竊。實因語在口頭。信手拈用耳。

寶生本傳

永樂時有寶生者名繩祖字繼芬先燕山人宋南渡時有罷官於浙西者因卜宅於當湖父某以買起家富甲鄉里生幼失恃無兄弟稍長儀質秀穎弱冠補弟子員就傳禾城禾中人驚傳以爲衛玠至矣生性和易凡詩壇酒社生不至合座不歡一日春游遇雨趨避簷下有老嫗款招入室詢爲李姓嫠婦無食有兒有女名愛姑年十五殊色也一見心醉因厚餽求通嫗心許而姑不苟從也生積思成夢積夢成疾有知其隱者僞託能爲崑崙事醉生以酒潛以村妓薦寢生察知恚甚病轉劇姑聞而私惜不能遣情其母又嗟貧歎老日夕慙慙遂委身焉生乃拓室居之顏曰春草吟廬繾綣良久父偵知所爲怒而逐歸先是父商於山左與淄水宦某聯姻至是命生就婚而姑之門杳隔雲山幽思鬱鬱向之所以病生者今轉而病姑矣時有金陵鹺商聞其美具千金餌嫗嫗本婦中跣徒受商指使給以生書來迎促姑就道及至廣陵始知墮計號痛曰『共伯云亡柏舟矢志矧寶郎尙存乎』遽觸石覓死血流被面懼而遣出母女出門惘惘莫適秦淮素稱藏嬌地青樓之搗遇之以爲奇貨可居也誘致之姑時進退維谷并因母病瀕死權爲棲託母沒毀容勵志咸不敢犯生入贅後素性瀟灑難受勢家拘束託赴秋闈辭歸風阻金陵有友馬

遜者黃衫客流也。向在禾中訂交。旗亭邂逅。信步平康。瞥見姑狀。怪而驚詢。備述顛末。生欲攜歸。馬子以爲歸告而娶。且留敝廬以待君。生允之。南歸未久。遭父喪。計於馬子。馬子來弔而不偕。姑至。生亦會意。及服闋。將遣伴迎歸。大婦與小妻。伴方行。而婦翁之書適至。迫招生往。生不獲已。乃託其家計於族昆。促裝以行。紆路經馬子之居。取姑同赴婦家。馬子力阻之不聽。甫入謁。而河東之獅大吼。幽姑別室。倍極挫辱。生不敢庇。始信馬子先見。而嗟何及矣。會中秋。舉室酣飲。生託疾不赴。俟衆醉。挈姑宵遁。值妖婦唐賽兒作亂。復倉皇相失。姑就尼庵匿跡。生阻兵火。復回婦家。其婦翁素爲勢惡。衆皆欲得甘心。乘亂肆掠。全家已遭劫火。其婦竄入丐婦中。獲免。遇諸塗。攜歸故里。比反。積貲爲族昆消耗。賸有薄產。度支易竭。婦本驕淫。厭貪求去。旋有醜行。生不欲爲朱翁子而不能也。斯時農叟子立。弔影淒涼。居無何。而愛姑忽乘扁舟至。蓋自寄跡尼菴時。有孀婦者。本杭人女。投庵守志。與姑相契。爰約伴同歸。姑既至。悲喜交集。生患無以爲家。姑曰。『若不有春草吟廬在乎。』遂偕居之。鳴機佐讀。生得銳功志名。計圖北上。乃割宅出售鄰家。攜資至邗溝。又遭胙篋窮途潦倒。而馬子若逆知也者。使人賁金贈之。是年遂得坐監。秋榜春闈。俱獲雋。職授刑曹。治獄平反。遷山東巡按。頗振官聲。迎姑至署。儼同命婦矣。一日。生建佛會於緇林中。見馬子在焉。驚喜邀入幕。誥其爲僧之故。馬因具述爲人復仇。亡命江湖。避仇於此。且言。

『君與姑跋涉間關，驟離驟合，雖是天緣，然無媒作合，有傷風雅。今以和尚爲媒，可否？』
生欣從，將舊作新，重整花燭。吏民觀者，無不嘖嘖歡羨。未幾，姑舉一男，覓僱乳哺，或率一婦至視之，卽前出婦也。詢知夫死子殤，貧充賤役，生與姑雖深鄙之，而復優容之。分居別墅，豐給衣食，待以客禮。久之，婦媒孽與廝役通，畏馬之燭姦也，先發制人，將以壁藏事中傷之。婢洩其謀，馬刃婦亡去，爲當事所彈。生因被逮，旣而久驗無跡，得復官，移理鹽漕，忤權貴，一麾出守。當馬子之臨去也，貽緘在几，備言前因後果，屬以修真返本之道。生卽解組歸隱，夫婦共得稚川之術，後皆尸解。悉如馬子所言。馬子破家亡命後，其子飄泊無歸，生訪得之，養爲己子，及其成立，以家貲析半予之。人以是更多生於友誼，爲不負所報。其後裔克續家聲，至今爲著姓云。

實生



吳地林

愛
姑



馬遊



唐賽兒



燕山外史

吳梅村

兩儀定位，卽肇陰陽。萬物推原，咸歸奇偶。人非懷葛，疇安無欲之天？世界羲農，孰得忘情之地？稽夫詞傳黃絹，譜寫烏絲。探北部之胭脂，燕姬似玉；數南都之粉黛，越女如花。自有佳人，總稱絕世。從無名士，不悅傾城。求巧合之媒，應煩月老；作良緣之主，必待天公。假使鍾家新婦，得配參軍；趙地才人，不歸走卒。斯爲美矣，豈不善哉？無如蒼昊嫉才，紅顏蹇命。或悵紫釵易斷，或傷碧玉難逢。或鸞侶終孤，琴亡鏡破；或鶻羹莫療，桃斫蘭鉏。或絕塞不還，長向冰絃悲夜月；或深宮未老，早隨紈扇泣秋風。暮暮朝朝，色界誰知？是夢顛顛倒，倒塵緣孰道爲魔？原只替古人擔憂不淺，非干己事。抱憾偏深，嘆潘郎擲果雖多，朱顏改色。嗟杜牧尋春已晚，綠葉成陰。冊守兔園，詎識玉臺新詠；快披螢案，奚知金屋嬌容？然而舊院宮人，能談前事；隔江商女，解唱後庭。地老天荒，畢竟悲多歡少；海枯石爛，大都別易會難。積成萬種深情，添出一番佳話。噫！曾傳天上，尙有劫磨；及謫人間，尤多屯蹇。未得將刀斷水，安能著手成春？幸逢義俠之維持，俾免仙姻之墮落。何來騷客，言之瘀傷，竟使陳人。士不知人道，日陳人見莊子。聞而根觸，無端技癢，妄求見技之方。詎是情癡，忽有言情之作。而乃效六朝體，成一家言，撫里下之詞，輒誇枕祕，述齊東之語，漫助筆談。聊以遣愁，何堪藏拙。文章

憎命窮時倍覺難工歲月催人過後方悲易老一籌莫展原知無益而勞心四座勿喧且聽不才之饒舌。

（路史）葛天氏無懷氏形有動作心無好惡。

（又）太昊伏羲氏一日蒼昊風姓是爲春皇炎帝神農氏姓伊耆

（漢書列女曹娥傳）託會稽典略曰邯鄲淳爲曹娥碑操筆而成後蔡邕題八字於碑陰曰黃絹幼婦外孫蠶

白（異聞錄）霍小玉取朱絲繡囊出越姬烏絲闌素段三尺以授李生才思援筆成章（按）宋堯問紙有

織成界道者謂之烏絲闌（又黃庭堅詩）正圍紅袖寫烏絲（徐陵玉台新咏序）南都名黛最發雙蛾北地胭脂偏開兩顰（拾遺記）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玉質凝膚（又）越有

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吳寵以椒花之房二人當軒並坐理鏡觀粧于朱幔之內竊窺者謂之神人漢李延年妹姿色殊美延年侍于武帝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

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帝聞之乃召入宮（續幽怪錄）韋固求婚旅次見老人倚布囊向月檢書固問

何書答曰天下婚牘（天寶遺事）明皇早春游上苑花俱未放命宮奴搗羯鼓催之一時桃李俱放上笑曰得不喚我作天公乎（晉書列女傳）王渾妻鍾氏字琰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曰生子如此足慰

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弟淪也（徐陵玉台新咏樂府古題）邯鄲才人

嫁爲廝養卒婦（按）邯鄲趙地（霍小玉傳）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股詣侯景先家貸之路逢內作老玉工

見浣紗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使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當不忘汝何而得浣

紗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小女也（世說補）喬知之之妻碧玉美而善歌舞武承嗣借教歌舞遂不還知之作綠

珠怨密寄之碧玉得詩悲怨結于裙帶遂赴井死（陶詩）下紉離孤鸞（晉書）王獻之卒徽之奔喪取琴彈

之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古樂府）葉枯今何在山上更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太平廣

記）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妻樂昌公主方屬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

鏡各執其半及陳亡妻入楊素之家（南史鄒后傳）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鄒后所察勸止

皆隔拘憤恚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曰臣讀山海經以鵠羹爲醢可以療其病使使不忘（妬女記）阮定家有一

桃樹花葉灼耀嘆美之妻便使婢取刀砍之（左傳）刈蘭而卒（蜀）芳蘭當門不得不斂（漢書西域傳）

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作悲愁歌其詞曰吾家嫁我

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作悲愁歌其詞曰吾家嫁我

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作悲愁歌其詞曰吾家嫁我

天一方遠托異國令烏孫王、（杜甫詠懷古跡有明妃詩云）一去紫台連朔漠，又云環珮空歸夜月魂。（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如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秋風發。棄捐篋笥中，恩情中斷絕。暮暮見宋玉高唐賦。（白居易詩）細會烟絲盡是魔。（羅志菴詩）不干己事少當頭。（世說）

潘岳字安仁，美丰姿，每出市，婦女愛之，擲以佳果，盈車而歸。（司空圖詩）擲果潘郎誰不慕。（潘岳秋興賦序）晉十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趙嘏詩）雪映潘郎鬢。（唐于鄴揚州夢記）杜牧游湖州，有里

婦引一女至，年十餘歲，以厚幣收結之，曰：「吾十年不來從汝，他適後十四年至郡，此女已從人生二子，牧爲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五代史馮道傳）免園冊者，鄉校俚

儒所誦也。（隋經籍志）玉台新詠十卷，徐陵撰。（晉書）車武子家貧，以紗囊盛螢讀書。（唐詩）夜深猶記螢堆案。（漢書）武帝幼時，景帝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帝之姊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元稹行宮詩）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杜牧泊秦淮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古樂府）地老天荒海枯石爛。（李商隱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楞嚴經）如風吹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司空圖詩）品自然篇，俱道適往，著手成春。（騷經）九辨，形銷鑠而疾傷。（說文）根，杖也。然南人以物觸物爲根也。（李商隱詩）片時臥根觸。（風俗通）高漸離變姓名，傭保於人，聞堂上擊筑，技癢不能無出言。（潘安仁賦）徒心煩而技癢。（明成洙薛濤聯句詩）冶態宜宮嬪，擬情如舞腰。（按六朝文體）綺豔如徐庾體是也。（元文帝與吳質書）徐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楚詞）宋玉對楚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漢書郊祀志）劉向獻淮南枕祕之方。（宋史）沈括著夢溪筆談廿六卷，又補筆談三卷，紀平日與賓客言者。（杜甫懷李白詩）文章憎命達。（歐陽修梅聖俞序）此謂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杜詩）歲月催人容易老。（傳燈錄）閻邱出牧丹陽，豐干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二菩薩，在國清寺，邱尋至寺，見二人圍爐，邱致拜，二人曰：『豐干饒舌耳。』」

此作言非無考，事出有明。永樂時，繡州有女子名愛姑者，人係小家，姓推巨族，本貳師之一脈，系出海西，同孟母而三遷，籍居城北。其父始爲髹器，繼作餅師，早偕采樵之妻，晚喪緯蕭之子，頻年佞佛，能不徵祥，每歲祈神，蛇偏協吉，繞膝之童烏纔逝，投懷之采燕旋

燕山外史

三

來，聿生小艾於良辰，適採芳蘭於上巳，名爲愛者，志其喜焉。

(漢書李廣利傳)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宋孫奭孟子題詞)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

被孟母三遷之教(按列女傳)孟子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也。乃去舍市儂。

其嬉戲，乃買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也。後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又曰：此真可

以處吾子也。遂居之。(唐書于頔傳)襄陽有髹器，天下以爲法(皮日休誄虛器曲)襄陽作髹器。(全唐詩話)

寧王取賣餅者妻，問曰：汝憶餅師否？(魏略)董遇采樵負販而常扶持經書，投閒習讀，采樵野穀。(又晉書隱

逸傳)夏統幼孤，貧事母孝，採樵求食，不肯仕進。(貧士傳)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織蕭而食，其子沒於淵，得千

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莊子)司馬彪注曰：蕭蒿也。織蕭蒿爲薄簾也。(晉書)何充及弟準，崇信

釋氏，謝萬譏之曰：二部論道，二何佞佛。熊蛇俱見詩。(揚子)育而不苗者，有吾家之童鳥乎？九齡而與我元

文。(唐書)張說母夢玉燕投懷中，生說。(秦消朱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也。

而善病多啼，嬌癡出衆，長則工顰妍笑，豔慧非凡。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

薄施淡掃，固覺嬌嬈，麤服亂頭，亦饒蘊藉，穠纖合度，修短得中，漫言粉琢香堆，成之不易。

就使脂烘銘暈，畫也都難，計年則同桂魄之方盈，問字則待瓜期而未許，芝凋庭宇，已傷

伯道無兒，花映門楣，尙幸中郎有女。

(白居易秦中詩)嬌癡二八初。工顰句見千字文。芙蓉句本白居易長恨歌。

上云大兒九歲色清徹。(張祜集)靈台二首指號國夫人詩：淡掃蛾眉朝至尊。(歐陽修詩)婆娑弄影誇嬌

嬈。(世說)裴令公有窈窕儀，脫冠冕，粗服亂頭，亦饒蘊藉，時人以爲玉人。穠纖二句見曹植洛神賦。(司

空圖馮燕歌)鑄作金燕香作堆。(晉書)鄧攸無子，謝安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後漢書)陳留

蔡邕女名琰，字文姬，與平中爲胡騎所獲，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子，乃遣使以金璧贖之。

無何，靈椿秋冷，大樹先摧，銅雀春深，小喬未嫁，痛老翁之長逝，愈覺家貧，隨阿母而孤。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